

出版線上

《全臺賦補遺》：新搜臺灣賦篇

文・圖／許俊雅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、崔成宗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攝影／覃子君

《全臺賦》於2006年出版之後，本館仍然持續進行輯佚工作，2012年委請許俊雅、簡宗梧、陳姿蓉三位教授共同擔任「《全臺賦》補遺編輯計畫」主持人，並敦請李時銘、王見川、廖國棟教授擔任編輯顧問，同時力邀國內研究臺灣賦作之菁英學者，組成堅強之工作團隊，以最精省之經費，在極緊迫的時程內圓滿完成，本館深表感佩。本館在去年（2013）底，獲得文化部經費挹注，爰於今年十月將此成果印製成書，共有《全臺賦校訂》、《全臺賦補遺》、《全臺賦補遺影像集》三冊，提供海內外學界以及社會大眾廣為閱覽利用。

十月二十日為《全臺賦》校訂、補遺、補遺影像集驗收之日，恰恰在當天我重新翻尋《臺南新報》之際，又陸續從《臺南新報》，發現了「常諦」的〈賞春賦〉、佚名的〈寒士賦〉、「彭」的〈中秋賞月賦〉。早在2005年已請林肇豐先生協助蒐尋《臺南新報》的賦篇，但當時只能看微（縮）捲，復刻本尚未得見，因此重編補遺時，擬再次過濾的想法，一直在心中盤旋，但諸事既紛紜，又乏人手協助，因此在經過繁瑣的校對，交付三書付梓之後，立即回到資料的再蒐羅。雖然這次出版了補遺，但筆者相信必然還有遺珠之憾，尤其文獻史料的出現，總是帶來驚喜連連，期待日後有心人能再接手續編。唯該套書既甫出版，為免遺憾，筆者於是核校其文字，分析其章句宗旨，索解其詞語事類，依三賦發表的先後順序，試述於下。至於三賦之作者及背景資料，以及尤參（林述三）〈五日觀鬪龍舟賦〉，一併留待他日再述。

〈賞春賦（以「春日多佳趣」為韻）〉發表於1933年1月4日，此時正值一元復始，萬象更新的初春，其韻字「春日多佳趣」，也正好與題旨的「賞春」相照應。全文依韻分五段，依次敘寫春光明媚，遊人紛紛賞景；正月日暖，爆竹聲喧，喜氣祥光，盈天遍地；詩人遣興，會侶酬和，邀賓醉月，其樂無窮；行香佛寺，散步天街，婦女豔競，遊春趣雅；以



《全臺賦校訂》、《全臺賦補遺》以及《全臺賦補遺影像集》皆由許俊雅、簡宗梧擔任主編，其中《全臺賦校訂》請李時銘、陳姿蓉擔綱校訂，崔成宗撰寫解題。（攝影／覃子君）

賞春賦（以「春日多佳趣」為韻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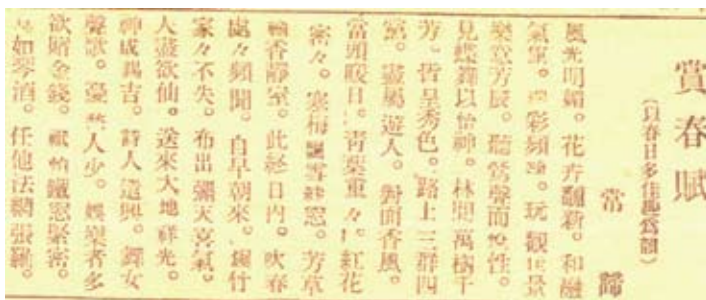
風光明媚，花卉飄新。和融氣靄，瑞彩頻臻。玩觀佳景，樂意芳辰。聽鶯聲而悅性，見蝶舞以怡神。林間萬樹千芳，皆呈秀色；路上三群四黨，盡屬遊人。

對面香風，當頭暖日。青葉重重，紅花密密。寒梅飄雪紗窗，芳草輪香靜室。此終日內，吹春處處頻聞；自早朝來，爆竹家家不失。布出彌天喜氣，人盡欲仙；送來大地祥光，神咸錫吉。

詩人遣興，舞女聲歌。憂愁人少，娛樂者多。欲賭金錢，祇怕鐵窗緊密；莫如琴酒，任他法網張羅。最宜會侶吟詩，而對春光亦可；絕好邀賓醉月，以迎勝日云何。節屆初春，正是騷人樂事；況當此日，堪為墨客酬和。

或觀遊戲，或說詼諧。行香佛廟，散步天街。自成雅趣，最適幽懷。看來婦女如雲，呈妖嬌而競豔；見得兒童若蟻，展麗服以為佳。斗酒雙柑，可謂遊春之雅；一妻二子，堪稱賞勝之偕。

別有一段逍遙，清高獨趣。或好看其山花，或奇觀其瀑布。或嗜慾於撞球，或喜歡於作賦。愛春之景，豈同浪子之遊；惜日之陰，耽誦寇公之句。惟是蒼生不一，風騷其志弗同；豈非人類眾多，情趣之心獨露。



常詒〈賞春賦 以春日多佳趣為韻〉，《臺南新報》第11127號，昭和8年（1933年）1月4日，第4版

及逍遙之士，觀花、賞瀑、撞球、作賦，而自得賞春之樂等內容。第五段末聯寫道：「惟是蒼生不一，風騷其志弗同；豈非人類眾多，情趣之心獨露。」說明世人的品味、喜好，各不相同，因此，其賞春的方式、情懷，自然也就各異其趣了。

〈寒士賦（以「啼饑號寒」為韻）〉，依韻分四段。韓愈〈進學解〉：「冬暖而兒號寒，年豐而妻啼饑」，此「啼饑號寒」韻字之所本也。雖然本文以「啼饑號寒」為韻字，而且前三段將寒士囊空餅罄，

謀生乏術；吞紙販文，聊以充飢；百結鶉衣，窮途落拓的窮苦形象寫得入木三分，困窘不堪。但是第四段「守清白之家風，盜泉拒飲（清廉自持）」；「君子安貧」，「達人知命」云云，卻寫得義正志堅，恢弘豁達。充分體現了孔子「富而好禮」（《論語·學而》），和〈中庸〉「君子素其位而行……素貧賤，行乎貧賤」（《禮記·中庸·14章》）的訓示。真可說是「寒士品高，無欲則剛」了。

「吞紙」典出《顏氏家訓·勉學》：「義陽（荊

州有義陽縣)朱詹,世居江陵,後出揚都,好學,家貧無資,累日不爨,乃時吞紙以實腹。」「販文」典出《字學》:「王隱君始歌賣文」,下云「段湛賣文」。僅知段湛為寒士,生平不詳。「盜泉」故址在今山東泗水縣。《尸子》一書有言:孔子「過於盜泉,渴而不飲,惡其名也。」《淮南子·說林》也有「曾子立廉,不飲盜泉」的記載。「素貧賤,行乎貧賤」的意思是貧賤者應做的事,就是不斷地進德修業,豐富其才學,這樣一來,自然很快就會脫離貧賤的處境了。

至於〈中秋賞月賦〉(以「天上清光留此夕」為韻)一文,「天上清光留此夕」出自蔡襄〈上元

應制〉詩:「……宸遊不為三元夜,樂事還同萬眾心。天上清光留此夕,人間和氣閣春陰。……」應制,即奉皇帝之命寫作詩文,三元指農曆正月、七月和十月的十五日。蔡詩特別說皇帝出遊不是為了節日之夜,而是為了與萬民共同歡樂。〈中秋賞月賦〉據此為韻分七段,首段「一輪秋滿,萬里色妍」,鋪寫中秋圓月,光照天地,無比瑩潔。「開懷賞月……極目遙天」,則扣緊題目陳辭。第二段到第五段,鋪陳姮娥明月緩緩東上之際,賞月的情景和感懷。作者先寫僧敲寺鐘,客誦詩篇,「顧影高歌,舉杯相向」等賞月的活動。接著以「光連彩,花並榮,添娟秀,照餘情」凸顯中秋月色的澄明。然後抒寫賞月情懷的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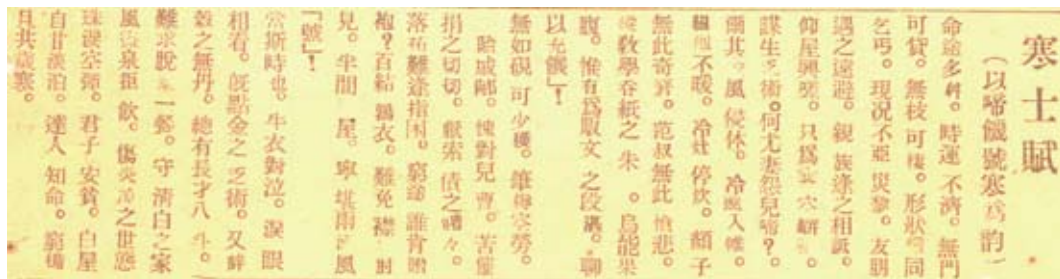
寒士賦 (以「啼饑號寒」為韻)

命途多舛,時運不濟。無門可貸,無枝可棲。形狀儼同乞丐,現況不亞災黎。友朋遇之遠避,親族逢之相詆。養屋興嗟,只為囊空餅口(疑作「罄」);謀生乏術,何尤妻怨兒啼。

爾其金風親體,冷飈入帷。溫袍不暖,冷灶停炊。顏子無此奇窘,范叔無此愴悲。縱教學吞紙之朱口(疑作「詹」),烏能果腹;惟有為販文之段湛,聊以充饑。

無如硯可少獲,筆耨空勞。口(疑作「自」)貽戚鄰,愧對兒曹。苦催捐之切切,厭索債之嘈嘈。落拓難逢指困,窮途誰肯贈袍。百結鶉衣,難免襟口(疑作「捉」)肘見;半間口(疑作「破」)屋,寧堪雨洒風號。

當斯時也,牛衣對泣,淚眼相看。既點金之乏術,又辭穀之無丹。總有長才八斗,難求脫粟一餐。守清白之家風,盜泉拒飲;傷炎涼之世態,珠淚空彈。君子安貧,白屋自甘淡泊;達人知命,窮檐且共歲寒。



闕名〈寒士賦 以「啼饑號寒」為韻〉,《臺南新報》第11487號,昭和9年(1934年)1月1日,第20版

中秋賞月賦（以「天上清光留此夕」為韻）

一輪秋滿，萬里色妍。花曾歲歲，月自年年。玉宇無雲，覺爽幽絕俗；笙歌滿地，真快樂如仙。佳景允推，孰比開懷賞月；良宵難再，不禁極目遙天。

於時鐘任僧敲，詩由客誦。顧影高歌，舉杯相向。澄瑩如許，孰謂穿針最難；模索伊誰，卻笑桁衣不亮。樓臺近水，遊客喋喋爭先；屋宇連雲，姮娥款款東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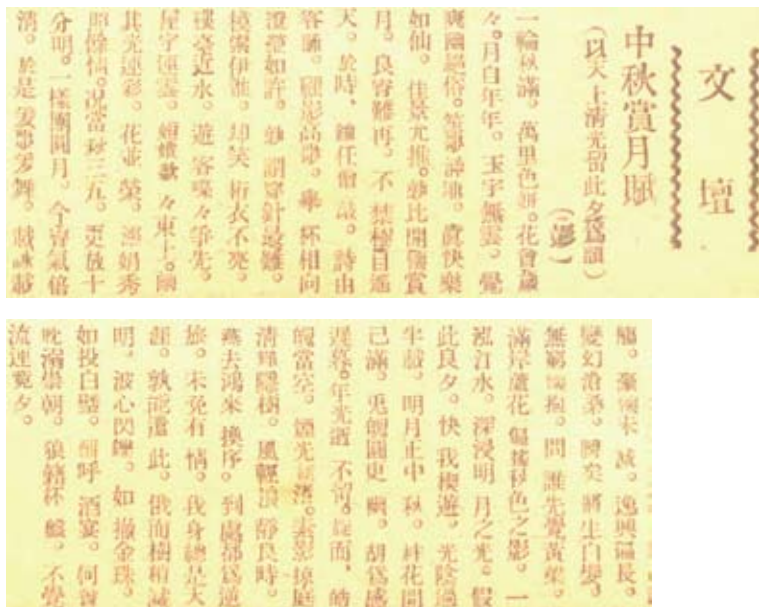
爾其光連彩，花並榮，添娟秀，照餘情。況當秋三五，更放十分明。一樣團圓月，今宵氣倍清。

於是爰歌爰舞，載詠載觴。豪懷未減，逸興偏長。變幻滄桑，瞬矣將生白髮；無窮懷抱，問誰先覺黃粱。滿岸蘆花，偏搖秋色之影；一泓江水，深浸明月之光。

假此良夕，快我楔遊。光陰過半載，明月正中秋。桂花開已滿，兔魄圓更幽。胡為感遲暮，年光逝不留。

旋而皓魄當空，煙光口渚。素影掠庭，清輝隱樹。風清浪靜良時，燕去鴻來換序。到處都為逆旅，未免有情；我身總是天涯，孰能遣此。

俄而樹梢減明，波心閃鑠。如撒金珠，如投白璧。酣呼酒宴，何曾耽溺崇朝；狼籍杯盤，不覺留連竟夕。



彭《中秋賞月賦 以「天上清光留此夕」為韻》，《臺南新報》第12102號，昭和10年（1935年）9月13日，第8版

化：「豪懷未減，逸興偏長。變幻滄桑，瞬矣將生白髮；無窮懷抱，問誰先覺黃粱。」想到老冉冉其將至，想到黃粱之夢當醒，真是感慨係之。然而對此皎月，應快意觀賞，「胡為感遲暮，年光逝不留？」誠應及時行樂，才不致辜負眼前的良辰佳景。第六段敘寫「皓魄當空」的光景。只見「素影掠庭，清輝隱樹」，真是好景無限。然而「我身總是天涯，孰能遣此」，對此圓月蟾光，不禁令人興起「年年今夜，月華如練，長是人千里」（范仲淹〈御街行〉）的感慨。到了末段，作者自述盡情賞月之餘，「酣呼酒宴……狼籍杯盤，不覺留連竟夕」，或許酣飲竟夕，才可暫忘「我身總是天涯」的憂愁吧。

徵文考獻，每須旁蒐博採，有些時候，似乎又總是得依靠某種機緣，機緣成熟了，文獻也就得以哀而集之。文物有靈，這或許就是最佳的說明吧。另藉此機會訂正若干錯誤，《全臺賦補遺》頁164，〈鼓山觀海賦〉[解題]第2段，行2引錄謝朓詩：「大江流日駕夜，客心悲未央」句，「駕」為衍文。謝朓原作為五言詩，應是「大江流日夜」。《全臺賦校訂》頁158，行6：「徙倚臺逐」句，「逐」字，依《全臺賦影像集》（下）頁378，應作「廷」。「徙倚臺廷」與上聯「徘徊釣處」相對。關於〈賞春賦〉、〈寒士賦〉、〈中秋賞月賦〉這三篇原文及圖檔，隨文臚列於此，以供讀者參考，並請斧正。☒